

吉林 纪 略

李澍田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主编



五集

吉林纪略

杨立新等 整理

《长白丛书》序

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悉心专研历史，关心乡邦文献，于教学之余，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上自古代，下迄辛亥，编为《长白丛书》，征序于予，辞不获命。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

昔孔子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者以为：“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缺乏必要的文献，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古代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属，久已风行海内外，家传户诵，不虞其失坠，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于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曾详言之。然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贵远贱近，习俗移人，不以为意，随手散弃者有之。保管不善，毁于水火，遭老鼠批判者有之。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自清朝末叶以来，吉林困厄极矣，强邻环伺，国土日蹙，先有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继有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国土沦亡，生民憔悴。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或不免于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时至今日，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大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弃，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遑论其它。

建国以来，百废俱兴，文教事业空前发展。而中经十年浩劫，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断简残篇难以拾缀。吉林市旧家藏书，文革期间遭到洗劫，损失尤重。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复兴，文运欣欣向荣，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由陈云同志领导，大张旗鼓，整理古籍，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为振兴中华，提供历史借鉴。值此大好时机，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广泛搜求有关吉林文史图书，不辞劳苦，历访东北各图书馆，并远走京沪各地，仆仆

风尘，调查访问，即书而求人，因人而求书，在短短几年期间内，得书逾千，经过仔细筛选，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编为《长白丛书》。盖清代中叶以来，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而长白山钟灵毓秀，巍然耸立，为吉林名山，从历史上看，不咸山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明确记录，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这是合情合理的。

丛书中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最多，范围极其广泛，自史书、方志、游记、档案、家谱以下，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为网罗散佚，在宋、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又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吉林文献的总汇。对于保存文献，具有重大贡献。

回忆酝酿编余之际，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独力支撑，在无人、无钱的条件下，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大业克举。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

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编订此书之际，澍田同志虚怀若谷，对于书刊的搜求，目录的选定，多次征求意见。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培养爱祖国、爱乡土的心情，激发斗志，为四化多作贡献。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

当然，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书刊为限，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蒙文的档案和图书，此外又有俄、日、英、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如能组织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理，提要钩玄勒成专著，先整理一部分，然后逐渐扩大，这也是不朽的盛业，李君其有意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吉林 陈连庆 谨序

前 言

在“开发乡邦文献，弘扬地方文化”的旗号下，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以《长白丛书》为载体，坚持进行东北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十年来《丛书》形成整理与研究两大系列，下分通史、辞书、农学、满学、民俗、史志、档案、金石、诗词、人物、边疆，以及东北亚等二十个子系列，总达 2500 万字。

吉林是《长白丛书》的根，也是我们倡导的“长白文化”的源。历年来，我们以“面向吉林，服务桑梓”为宗旨，努力开发乡邦文献，前此已出：吉林志书、吉林外纪、吉林志略、吉林通志、吉林新志、吉林公署政书、吉林乡土志、吉林地志、鸡林旧闻录、吉林盐政、永吉县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打牲乌拉乡土志、永吉县乡土资料、乌拉史略、扈伦研究、吉林满俗研究、吉林纪事诗、吉林杂咏、鸡塞集、松江休眠集、吉林三杰（成多禄、宋小濂、徐鼎霖）集、吉林农业档案、吉林金碑、松漠纪闻、东巡日录、西团山文化研究等三十余种古籍或专著，旁及涵盖全东北的政书、通史、辞书、画册、资料、著作，已出书六十六部。以《长白丛书》百部目标衡之，目下已成书三分之二。

本书即为《长白丛书》史志系列之一。本编采辑吉林史地名著十种。地范仍以旧吉林省界为域；上起清代康熙中叶，下迄民国二十年。至此，可谓传世的吉林文献业已包览无遗。统而言之，前此所出相关诸书乃九一八前吉林全书之集成。今后，我们开发乡邦文献的系统工程，将深入发掘吉林将军衙门档案及民国吉林公署档案，撰写吉林通史简编，吉林诗词集粹、吉林名人传记等专著，兼及东北与东北亚对吉林的记述，预计二千年定可蒇事。

鉴古知今，古为今用，我们还将涉足于吉林地情、吉林文化的研究领域，为弘扬地方文化，建设乡土文明竭尽绵薄。

本编十种，大别有三，兹分述之。

一为清代吉林史地杂著

《柳边纪略》五卷，清人杨宾撰。宾字可师，号大瓢山人，又号耕夫、小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卒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作者十三岁时，其父杨越以浙东通海案逮戍宁古塔；当四十岁（康熙二十八年），万里冰霜出塞省亲，查桓三月。四年后，其父亡于戍所。杨氏奔走呼号凡455天，获准迎母奉父柩归里。“回念耳目所闻见，有宜书者”，乃撰纪略，终于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定稿付梓。“其书网罗巨细，足以订史书之谬，而补版图之缺。”

《柳略》有康熙刻本、木犀轩藏清抄本、道光间刊昭代丛书本、光绪间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铅印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及辽海丛书本，近有198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龙江三纪本。本次所出以鹤斋丛书为底本，参以昭代丛书本、小方壶本及全辽备考本。订讹补遗，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并补充作者自序。

另者，莆田林佑之全辽备考，系钞录柳略，窜易前后，冠以篇目。本编为清眉目，据以补加要目。

《宁古塔纪略》一卷，清人吴振臣撰。振臣字南荣，小字苏还，江苏吴江人。清康熙三年（1664）生于宁古塔。其父吴兆骞（字汉槎），以南闾科场冤案流放宁古塔二十三载，后获友人营救，得以赎还。作者自述：“余生长边陲，入关之岁，已为成人。其中风土人情，山川名胜，悉皆谙习，颇能记忆。”吴氏据亲历目击撰成此著。《四库全书总目》有云，“白山黑水之间，古来舆记，大抵得诸传闻。即近时修志乘者，秉笔之人亦未必亲至其地。”本书以当时人记当地事，难能可贵，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该书版本，有清道光十年长沙顾氏刊赐砚堂丛书新编（丙集）本，道光间刊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道光二十三年琴川郑氏青玉山房刊舟车所至本，北图藏清抄本，光绪六年南清河王氏排印小方壶斋丛钞（卷三）本，光绪十七年上海著易堂铅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一帙，光绪十八年顺德龙氏刻知服斋丛书本第二集，光绪间元和胡氏石印渐学庐丛书本第一集，光绪中桐庐袁氏刊浙西村舍汇刻本，光绪二十九年金匱浦氏刻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第二集，民国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凡十一种。本

编采用刊刻较早的昭代丛书为底本，以浙西村舍丛刊本、知服斋丛书诸本参校互补，增加附记及序跋，浙西村舍丛刊本属注附后。

《绝域纪略》一卷，方拱乾著。拱乾初名若策，字肃之，号坦庵，又号云麓老人，歙归后又号苏庵，安徽桐城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清顺治十四年，亦以丁酉科场案率全家数十口流徙宁古塔。十八年赎还，流寓扬州。康熙元年七月，据其宁古塔近千天见闻，于荷阴客舍写成本书。

本书又作宁古塔志，凡七目：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文简意深，弥足珍贵。

今从道光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参以同朝金山钱氏刻指海本整理复刊。

《吉林舆地略》，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撰人不详。后记成于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孤本为贵，特从附载。

按吉林舆地之书，世传枝江曹廷杰光绪中三大名著。光绪二十四年(1896)，又有杨伯馨(同桂)、秦世铨(曙村)所辑之吉林舆地略二卷以及吉林舆地图说二册。此与光绪二十八年之吉林分巡道送会典馆、国史馆清册大同小异。又与吉林通志之沿革志及舆地志有详略之别。秦序云：“吉林舆地略二卷，将军咨送会典馆者也。原稿分门列表，如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职官、驿站，条析类系，考核精确，有俾舆地，盖不必读通志全书而边徼形势如在目前矣。”本编所收，盖在其前，益形宝贵，足资考镜。

《吉林纪略》，江苏武进马冠群著；《吉林形势》，浙江义乌朱一新著，均从光绪间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再补编第一帙。前书列乌喇、建置、长白山及诸山、诸水、库页岛、宁古塔城、完达山、小白山、吉林峰、德林石、松花江、土门江、虎尔哈部诸目。后书专论中俄交界及交涉之危迫形势。纸短意深，合计不逾万言。

二为民国时代的吉林舆地专书

《吉林汇征》二卷七章，合肥郭熙楞撰。郭君字伽园，居官吉林，公余之暇，搜集遗文，征求细说，民国三年撰为一集，凡疆域沿革、山川支派、官兵设制、种族、风俗、金石靡不具备，于国界、国防尤为着意，并附录舆地杂志，考证精核。民国六年(1917)印行，151页，

约六万五千字。

《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二十二篇百六十章，林传甲初纂，编者字奎鹏，福建闽侯人。书成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十日，吉林省教育厅编辑，吉东印刷社印刷。

林子职掌龙沙教育十年，南归京师任大中华地理志总纂。民国七年七月七日，吉林省教育会长王伯康约林游吉，倡编吉林志。八年八月八日，吉林一师吴宪之校长复邀来吉，十年十月十日，脱稿。

该书博收约取，信而有征，采辑调查，务求翔实。“体例适而文失于略”。

《增订吉林地理纪要》上下二卷。武进魏声和撰，民国二十年（1931）吉东印刷社铅印。线装二册，160页，约四万字。

魏君劭卿，曾侍曹廷杰讲席，尝任吉长报社撰述，夙研东北地理，究心掌故。民国二年尝撰吉林地志及鸡林旧闻录二书，民国七年曾成吉林地理纪要一书。自知前著未洽，复加搜讨记述，辑录时贤高论，捃拾官署档案，引用名家之言，芟易芜杂，精加考核，上卷全为新著，下卷录存前稿十之四五。虽曰增订，不啻创编。

是书首列全省总图、山脉、水道、国界、交通，合为上卷，下卷于记载各县沿革形要之后，别为附录，内述山川、古迹，旁及国际要闻，今日虽时过境迁，然于研习吉省地理自有其不朽的价值。

附载《查办吉林事件案》系上海图书馆藏抄本，为盛京将军崇琦光绪九年奉命查办吉林将军锡安等官贪赃枉法的案档。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吉林政界的腐败，以其首次面世而显珍贵，足资证史。

此番整理一仍长白丛书校点通例，以从简化一为则，一律不注。化繁为简，汰异易正，错讹衍夺，订正迳改；诸版异同，盖加补订，求全责备；通用不一文字，一仍其旧，并酌加目录，以便检索。

编者

1994年春节

总目

柳边纪略		(一)
宁古塔纪略		(八三)
绝域纪略		(一〇一)
吉林輿地说略		(一〇五)
吉林地略		(一三一)
吉林形势		(一三七)
吉林汇徵		(一三九)
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		(二四七)
吉林地理纪要		(四九三)
附 查办吉林事件案		(五八三)

柳边纪略自序

中原土地之入郡县者，山川、方域、物产、风俗，皆有文以书之。书而不能尽与所不及书者，则徵之逸民、遗老，所谓献也。文献备而郡县之志成。若乃不入郡县之地，虽声教已通，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呻吟愁苦之余，谁复留一字以传？若冷山之《松漠纪闻》，五国城之《南烬纪闻》，英宗北狩之《革书》，亦绝无而仅有。然《南烬》所载道里、方域，与《金史》不同，又极诋朱后，前辈多言其伪。而《松漠》、《革书》所记，亦甚寥寥，不足比于郡县志，以无文献助之也。宁古塔在五国城、冷山之间，明时隶奴儿干都司，今则与盛京唇齿，然弥望无庐舍，行数日不见一人。

康熙初，先子坐张、魏之狱，徙于此。余年十三，奉先大母于江浙间，丧葬旋圯，年已四十矣！然后出塞。惟日有白云亲舍之思，而又阴风朔霰，跋涉其肌肤，耳鼻手指一触辄堕地。入阿穆则万木蔽天，山魃怪鸟叫噪应答，丧人胆。断冰古雪胶树石，不受马蹄。马蹶而仆者再，触石破颅，血流数升而死。死半日乃复苏，苏久之，犹不知在人间！方是时，辽阳、松、杏、大小凌河诸战场；南北关、木叶、老边、混同、呼里改诸阨塞，皆跋涉于呻吟愁苦之中。及至，喜极而悲，日侍两亲，供三十年子职于数月之间，尚何心求宁古塔之文献而书之哉！

迨后先子即世，归葬中原，回念耳目所闻见，有宜书者：卫所之设虽自成、宣、英三朝，然中原无往者，传闻多不详。如长白山在宁古塔南，旧图皆画于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而《明一统志》则云八十里，如此舛谬者甚多，一宜书。先子谪居久，变其国俗，不异于

管宁、王烈之居辽东，宁古塔人至今思之，二宜书。边外不设郡县，无志又无他记载，而余适过之，三宜书。文字虽无，而余所遇老兵宿将，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见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将，是即其地之献也，而余亦得闻其言于先子，四宜书。泉甘土肥，物产如参、貂，非中国有；樗矢，自孔子后，谁复能辨之？地又在辽东三卫外，可城郭非他羁縻者比，五宜书。夫地在异国，好事者犹将书之，况有此五宜书，余安敢不书？此《柳边纪略》所以作也。

柳边者，插柳条为边，犹古之种榆为塞。而以之名其书者，以柳边为宁古塔境也。若黑龙江则附宁古塔者也，亦得书。奉天则补其志之缺者也，亦牵连书之。虽其山川、建置、风俗、灾祥，率多未备，不敢比于中原郡县志，或以其出自呻吟愁苦之余，而附于洪忠宣《松漠纪闻》后，斯幸矣。

大瓢山人杨宾

柳边纪略卷之一

清 山阴耕夫杨 宾撰

自古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

条子边西自长城起，东至船厂止，北自威远堡门起，南至凤皇山止。按明时辽镇边墙，西北自长城薊镇界铁场堡起，至东北开原之永宁堡止，共六十八堡。边长一千二百四十八里。东北自开原之镇北堡起，至东南凤皇城堡止，共二十六堡，边长五百二十里。而今之兴京、船厂，则皆明时边外地也。设边门二十一座，曰凤皇城门，曰爱哈门，曰兴京边门，曰加木禅门，曰英额门，曰威远堡门，曰发库门，曰彰武台门，曰白土厂门，曰清河门，曰九官台门，曰黑松岭子门，曰长岭山门，曰新台门，曰黑山口门，曰高台堡门，曰平川营门，曰布儿德库苏把儿汉门，曰黑儿苏门，曰易屯门，曰发忒哈门。此《盛京志》所载者也。而《会典》则又称西自长城起，东至喇林山止，设边门十四座，曰名水堂门，曰宽邦门，曰碾盘门，曰新台门，曰松岭门，曰九官台门，曰清河门，曰白土厂门，曰章古台门，曰法库门，曰布尔都库苏巴尔汉门，曰黑尔苏门，曰衣屯门，曰法忒汉门。北自威远门堡起，曰威远门，曰英额口门，曰因登门，曰碱厂门，曰暖阳门，曰凤皇城门，凡六门。共二十门。较之京志则少门一，而不同者九。盖志纂于康熙初，而《会典》成于康熙二十六年，是《会典》在后矣。当以《会典》为正。按明时辽镇设关十，辽阳城东南百八十里，通鲜者，曰连山关。暖阳城北三里，曰镇朔关。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互市者，曰抚顺关。开原城东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广顺关。开原城东七十里，彝人互市者，曰镇北关。开原城西六十

里，庆云堡地方，曰新安关。广宁城东北七十里，彝人互市者，曰镇远关。广宁城北八里，曰分水岭关。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通海运者，曰旅顺口关。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运船由此入辽河者，曰柴房口关。设沿边冲要堡一百有三，曰铁场，曰永安，曰背阴障，曰三山营，曰平川营，曰瑞昌，曰高台，曰三道沟，曰新兴营，曰梯川营，曰黑庄窠，曰仙灵寺，曰小团山，曰兴水县，曰白塔峪，曰寨儿山，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儿，曰长岭，曰椴木冲，曰大兴，曰大福，曰大镇，曰大胜，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宁，曰大静，曰大清，曰镇夷，曰镇边，曰镇静，曰镇安，曰镇远，曰镇宁，曰镇武，曰西兴，曰平洋桥，曰东昌，曰东胜，曰长静，曰长宁，曰长安，曰长胜，曰长勇，曰长营，曰静远，曰平虏营，曰上榆林，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曰曹迟，曰镇西，曰彭家湾，曰平定，曰定远，曰庆云，曰古城，曰镇彝，曰清阳，曰永宁，曰镇北，曰威远，曰静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抚安，曰白家冲，曰三岔儿，曰曹安，曰东州，曰散羊峪，曰马根单，曰一堵墙，曰清河，曰碱场，曰张其哈，曰双堆儿，曰洒马吉，曰暖阳，曰宽佃子，曰长岭，曰散等，曰长佃子，曰刘官寨，曰汤站，曰凤皇城，曰青台峪，曰镇东，曰镇彝，曰甜水站，曰黄骨岛，曰归服堡，曰红嘴，曰望海窝，曰镇远，每门设苏喇章京一员，笔帖式一员，披甲十名。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是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址筑四门。大明天聪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筑关墙，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门改为八，东曰抚近，小东曰内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怀远，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胜，小北曰地载。外书满文，内书汉文，不似今之满汉左右书也。城中有钟、鼓二楼，百货集其下。

皇城，在南门内，规模虽小，金碧亦可观。中宫曰清宁宫，东宫曰关雎宫，西宫曰麟趾宫，次东宫曰衍庆宫，次西宫曰永福宫。楼曰翔凤，阁曰飞龙。正殿曰崇政殿，大门曰大清门，东曰东翊门，西曰西翊门，大殿曰笃恭殿，东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江南道士苗双冥君畧守之，时年八十余矣。城左有圆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许，大如高之半。左右小圆殿各五，基与地等，脊高丈许，大亦半之，太祖率诸贝勒受朝贺处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墙基，号曰老边，疑即明朝失辽阳后边墙。

东北柳条边内外设将军三，曰盛京将军，曰宁古塔将军，曰爱
辉将军，即黑龙江将军。府尹一，曰奉天府尹。盛京将军、奉天府尹所
属：东至兴京，西至山海关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发忒哈门柳条
边，东北至威远堡门。设京二，曰兴京，周秦属肃慎氏。汉晋属挹娄。隋
属高丽。唐初置燕州，后为渤海大彝震所据改属定理府。辽金属潘州。明属建
州右卫。在边外，名黑图阿喇城，大清发祥地，天聪八年，改为天眷兴京，曰盛
京。禹贡属青州，属肃慎氏，周属朝鲜。秦辽东郡。汉辽东、乐浪、玄菟三郡地，
明帝末，为乌桓、鲜卑所据，献帝初平三年，属公孙度辽东郡地；初平末属曹
操。晋改辽东郡为国，领县八。后魏仍为辽东郡。隋没于高句丽。唐高宗平高
句丽，置安东大都护府，玄宗时，属渤海郡王大祚荣渤海郡地。后十二世孙彝
震僭号，建定、沈二州，属定理府。辽属东京昭德军，金属东京显德军。元初为
沈州，后改沈阳路，属辽阳行中书省。明洪武二十年，建沈阳中卫。大清天聪八
年，改为天眷盛京，顺治元年裁卫所，设驻防官兵。府二，曰奉天府，即盛
京，顺治十四年设。曰锦州府。《禹贡》属冀州。虞夏属幽州。商属孤竹国，
周属燕。秦辽西郡，汉无虑望平县地，属辽东郡幽州刺史领之。晋慕容氏西乐
郡。唐柳城县，属营州。辽金锦州临海军，隶中京大定府。元省军县，名止称锦
州，隶大宁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广宁中、左屯卫。大清康熙三年，改锦州为
锦县，康熙四年，乃置锦州府。州三，曰：辽阳州，周朝鲜界。战国燕地。秦
汉属辽东郡。东汉改辽阳县，属玄菟郡，魏属辽东郡，晋属襄平。隋属高句丽。
唐辽州，属安东大都护，渤海改属东平郡。辽初建东平郡，号南京，后改为东京
辽阳府。金东京。元辽阳行中书省。明洪武四年，置定辽都卫、辽东卫。八年，
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十年，改辽东卫为定辽后卫，升前千户所为定
辽前卫，左千户所为定辽左卫。十七年，建定远中卫。十九年，建东宁卫。永乐
七年建自在州。大清顺治元年裁诸卫，十年置辽阳府辽阳县，十四年除辽阳府
名。康熙四年，改县为州，属奉天府。曰宁远州，商孤竹国地。周属燕。秦属
辽西郡。汉海阳县地，属辽西郡。晋慕容皝置集宁县。唐瑞州。辽显州平海军，
海阳县地，属来州。金海阳、海滨二县地，属瑞州。元瑞州地，属大宁路。明初
本广宁卫地，宣德三年，分置宁远卫。大清顺治元年裁卫，康熙三年置宁远州，
属锦州府。曰金州。周秦朝鲜界，本辰韩地。汉属玄菟郡。晋属高句丽。唐
初置金州统之，后渤海属杉卢郡。辽复州化成县，后改金州，属苏州安复军。元
初属盖州路，后并入辽阳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卫，而中左所则在旅顺。大清

顺治元年裁卫所，十年复为金州，属锦州府。县七，曰承德，奉天府附郭，曰海城，周秦属朝鲜，本古南沃沮国。汉初属玄菟郡，后改属乐浪都尉。东汉置都尉，仍封沃沮为侯国。魏属平州。晋属高丽。隋属高丽，为抄牟城。唐李贵力平高丽，改置盖州以统之。渤海大氏以为南京南海府。辽海州南海军，隶东京。金澄州，隶东京，元属辽阳路。明洪武九年置海州卫，大清顺治元年裁卫，十年置海城县，属奉天府。曰盖平，周属朝鲜，本辰韩地。秦燕人卫满所据。汉属玄菟郡。魏属平州。晋属高丽。隋盖牟县。唐盖州，属安东都护。渤海大氏改为辰州。辽辰州奉国军隶东京。金盖州奉国军，隶东京。元初置盖州路，后并入辽阳路。明洪武九年置盖州卫，大清顺治元年裁卫，康熙四年置盖平县属奉天府。曰开原，周秦肃慎氏地。汉晋隋属扶余国。唐渤海扶余府。辽属龙州黄龙府，隶东京。金属隆州利涉军，隶上京会宁府。元初设开原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至元二十三年改开原路。明洪武十一年建辽海卫，二十二年建三万卫，永乐七年建安乐州。大清顺治元年裁卫，康熙四年置开原县，属奉天府。曰铁岭，周秦肃慎氏地。汉晋挹婁地。隋越喜国地。唐渤海，改为富州，属怀远府。辽银州富国军。金新兴县，隶咸平府。元省县，隶如故。明洪武二十一年建铁岭卫。大清顺治元年裁卫，康熙四年置铁岭县，属奉天府。曰锦，锦州府附郭。曰广宁。周初朝鲜界，后属燕。秦属辽西郡。汉东南为无虑、望平二县地，属辽东郡。西北参县地，属辽西郡。东汉属乌桓。晋属平州。隋属高丽。唐置巫闾守尉都护府。辽东南为显州奉先军，属东京，西北为宣州崇义军，属中京。金置广宁府，又义州崇义军。元置广宁府路，义州因之，属大宁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辽王，置广宁护卫。二十六年改为广宁卫，又置广宁前屯卫、广宁右屯卫，二十七年又置广宁中护卫，二十八年置广宁左右护卫。永乐中徙封辽王于湖广，改中护卫为广宁中卫，左护卫为广宁左卫，右护卫为广宁右卫。大清顺治元年悉裁卫所，康熙三年置广宁县，属锦州府。城一，曰凤凰。周秦朝鲜界，本涉地。汉属玄菟郡。晋隶平州。隋属高丽庆州地。唐平高丽，属安东都护，后渤海据为东京龙原府。辽开州镇国军，属东京。金石城县地，属东京。元属东宁路。明初为凤凰城堡，嘉靖三十七年，因巡按李辅条议，移置定辽右卫。大清顺治元年裁卫，仍称凤凰城，康熙二十年驻满兵一千名，属兴京。以上皆入版图。宁古塔将军所属：东至海，东南至希喀塔山海界，东北至飞牙喀海界，西至威远堡盛京界，南至土门江朝鲜界，北至发忒哈边。爱浑将军所属：东至海，西至你不楮俄罗斯

界，南至宁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设郡县，无版图，羁縻之国居多焉。

明时，辽镇建敌台一千三百三十三座，东路马根单等七堡，四十九座，西长勇等七堡，八十二座，宽甸子等十四堡，七十四座，开原十一堡，一百二十八座，中固三城堡，十九座，铁岭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汛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懿路三城堡，二十一座，沈阳六城堡，三十九座，静边等五堡，六十一座，镇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城堡，七十九座，义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宁远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座，广宁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复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盖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城堡，四十四座。路台二百二十八座，辽阳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开原等十一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铁岭等六城堡，七座，汛河等三城堡，八座，懿路等三城堡，十座，沈阳等六城堡，七座，静远等六城堡，五座，镇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义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宁远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当初建时，量地冲缓，缓者五里一台，冲者二三里一台。而所谓路台者，高三丈五尺，周围四十丈，体圆，以大砖为之。上置铺楼垛口，每台设守军五名，专纳行旅居民之遇敌者也。今自山海关至宁远州，依然星罗棋布，完好若新。自宁远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台，或十余里一台。明启、祚朝，为大清所毁。自奉天至威远堡柳条边，则数十里一台，而又残毁过半。土人云：天聪间，增城奉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关，唐太宗时筑城五，所谓五花城是也。元时为迁民镇。明洪武十四年，大将军徐公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卫，领所八，设指挥十三员，千户十九员，百户二十三员，镇抚二员，经历一员。宣德九年置守关兵部分司，设主事一员。嘉靖四年设巡关御史一员，隆庆二年裁革。二年建山海关营，属蓟镇，设参将一员，领中军一员，千把总五员，额兵一千四百一名，尖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额马骡二百匹。头关外即属辽镇，设二十五卫。曰定辽中卫，曰定辽左卫，曰定辽前卫，曰定辽后卫，曰东宁卫，曰定辽

右卫，曰海州卫，曰盖州卫，曰复州卫，曰金州卫，曰广宁卫，曰广宁左卫，曰广宁右卫，曰广宁中卫，曰义州卫，曰广宁左屯卫，曰广宁右屯卫，曰广宁中屯卫，曰广宁前屯卫，曰广宁后屯卫，曰宁远卫，曰沈阳中卫，曰铁岭卫，曰三万卫，曰辽海卫，分屯重兵，明初设兵一十九万二百余名。万历初，存操兵八万六千六百，后东事亟，聚松杏间者遂至十三万有奇。辽阳大凌河失后，尚十一万一千一百余名。则此关固东北一咽喉也，额曰天下第一关，有自来矣。今则设和敦大一员，佐领八员，中骁骑八员，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员，讯过客、搜参貂而已。明制参、貂、材木、鱼鲜之类，皆有禁条。凡出关者，旗人须本旗固山额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满文票；汉人则呈请兵部，或随便印官衙门起汉文票。至关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记档验放，汉人赴通判南衙记档验放。或有汉人附满洲起票者，冒苦独力等辈，至北衙亦放行矣。进关者，如出时记有档案，搜检参貂之后，查销放进。否则，汉人赴附关衙门起票，从南衙验进，旗人赴北衙记档即进。盖自外入关，旗人便于他时，销档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参，惟朝廷及王公岁额得入，余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参票不敢公行，向赂守者，或夜逾城入，或昼压草车、粮车诈入。康熙己巳、庚午间，天子屡责守关吏，或死或徙，赂不行，乃从他口入，亦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矣。而关口之搜检愈严，虽辉中不免。貂禁稍宽，然恐其携一等貂来，贡貂分三等，过必查阅，少而丑则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内务府，余则官卖，价给主。

长城东尽处曰大龙头，西尽处曰大龙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龙头土人呼为老龙头，上有望海楼，或有游宴其中者。楼前有石碑，大书“一勺之多”四字。

山海关外三里曰凄惶岭，又曰欢喜岭。盖东行者至此凄惶，而西还者至此则欢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即望夫石，贞女祠在其上。余骤马观之，像一妇木龕中作凄惻状，乃所谓许氏孟姜者也。有联云：“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祠南里许为姜女坟，或曰坟在海中不可即。

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毁。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全行老满洲